

百
柱
堂
全
集

百柱堂全集卷三十五

監利王柏心子壽著

劉琪峰詩序

詩以氣爲主自蘇李至後世作者皆氣入爲主才情與聲調赴之亢者不能仰而使墜壯者不能撓而使弱也劉子琪峰於詩蓋氣有勝人者始予未識君先郵所爲詩見示而五言古尤高俊讀之去阮嗣宗陳射洪不遠已而訪予章臺與論世事則歔歔慷慨氣與詩稱是時寇氛甚惡予與君奔走轉徙未有甯居久之沔鄂皆平君登拔萃起爲令非所樂也然奉檄得秦中則大喜謂關內形勢甲天下覽百二之雄可以

開拓心胸君故嘗躋祝融紫蓋之巔今又得眺華嶽三峰與
終南太白諸奇勝益發洩爲詩歌復郵示予屬相論定氣視
前益壯大抵登覽及閔亂之什君方權神木古麟府地迫近
塞垣憶予三十年前曾游秦隴壯其山川方西陲無事然察
知花門雜處後必有變舉江統徙戎論諷當事皆目笑之至
同治初元應 詔上封事亦請豫爲之備然禍已作矣今君
作宰涖彫劫之區當軍興之際其爲肝衡扼腕可知矣昔東
漢中葉叛羌四起三輔震驚然虞詡以書生單車赴官盤根
錯節利器自別文武方略在廷諸臣未有能及詡者也而皇
甫規亦起徒中上書謂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

奉法以古準今其言益驗至宋龍圖范公禦元昊則先自治
修城寨務墾田以守爲主而攻勦輔之予不習兵事竊謂今
日能以兵力徙羣回出之關外上也其次則莫如自治徐以
威信懾服之然後相機行招納之術徒事浪戰策之下者君
有經世才練習秦俗他日若當大任誠先之以清平奉法秉
講求討撫諸策則虞升卿皇甫威明范希文諸公成效可次
第致也乃始乘綏靖之時作爲饒曲凱歌繼朱鷺橫吹等篇
視今所作其氣且更有壯焉者矣

重刊朱子鹿洞遺規序

昔者二帝三王之盛其治則敷教明倫爲重其學則明德新

民爲大當時庠序中師弟子相與離經辨志敬業樂羣無敢放其心以外求而異端曲說不聞出於其閒何道之隆也周衰道微孔子正其統孟子大其防唐有韓氏宋有周程張諸儒扶翼而推闡之至朱子乃益昌明朱子講學鹿洞最著所立學規尤爲切近凡以使學者收放心而已極其至則雖推之二帝三王之治與學可仰宗而遠紹也嗣是繼席主洞者增設條目大抵與朱子之意相表裏爾舊有刊本亂後佚去義甯諸君子復取舊本重加鈐布將廣其傳而徵柏心爲序今夫道之不明非道之失也異道者起而淆之也功利於戰國佛老於漢唐而倍譎狂繆怪誕百出至今尤不勝數其頌

者甘蹈蔽鋼而不返其秀者亦時借猖狂以自便至於蔑棄
倫常充塞仁義數千年大中至正之道委諸榛莽嗟乎豈非
孟氏所謂率獸食人之禍興豈非放其心而不求故陷溺至
此與誠能率天下學者而皆從事於鹿洞遺規以束其身以
閑其心日勉勉於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業處則修行立名
出則轉移風俗如治國者力本強兵雖敵國外患不敢窺伺
彼邪說淫辭詖行何由入於耳而接於目哉撥亂世反之正
其效必出於此諸君子之用意倘在是乎然則是編也豈獨
義甯一州之人當相與戶說眇論哉雖推之天下可也

層高堂六大家詩選序

冀北之野望而成羣牝牡驪黃皆是也然其中有國馬焉有天下馬焉九方歎則能辨之賀若弼目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鬪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意以自許蓋天下固有殊絕之能非凡輩所望亦非庸議所察也由漢以來以能詩著稱鳳其苞而麟其趾奚啻千有餘家然其屈指稱大家財可數人而已余子旬甫選古今詩得大家者六於魏得曹陳思王植於晉得阮步兵籍於唐得李翰林白杜拾遺甫韓吏部愈於明得李副使夢陽精采昔評附以已見寄示柏心屬爲之序或問於王子曰前遺蘇李後遺蘇陸何也解之曰蘇李贈答外無他篇蘇陸則已變爲宋矣曰崆峒爲後人指

擊不少取以配之何也曰李杜光燄至退之始論定崆峒豈
能免謗傷哉曰敢問大家之說曰難言也受才雄邁植體宏
大其淵源不離六義三者具然後爲大家古今詩人至多有
如六君子之才氣超越體包正變而悉根柢於比興之旨者
哉陳思李杜兼國風雅頌而一之嗣宗主風退之主雅頌崆
峒於曹阮李杜無不合惟興退之異此所以並而爲六也今
夫綜天下之水而以瀆名者四綜天下之山而以嶽名者五
惟其力能自達於海而峻極於天也知此則無疑於六家之
以大名矣且余子破拘攣之見獨觀昭曠之原卓然爲是選
特欲使天下高才異稟之士決所宗尙不惑歧趨未易爲淺

見寡聞者道也彼不睹嶽瀆之高深終其身域於斷港絕港
邱垤培塿自以爲至足其視茲選有不駭且訕者耶

營田輯要序

營田輯要者黃琴鵬觀察所編次也綜歷代規畫議論詳著
之篇篇分內外內篇又自分上下卷半言法半言弊爲目者
三十外篇則附載種植水利等事卷首皆冠以通論度方今
時勢謂民耕勝於兵耕待推行者擇而用之大旨取述而不
作然亦時露微意焉編成命柏心序諸首簡竊謂茲事體大
益軍國甚鉅前代行之成效彰彰非蒙所敢置議也然嘗求
其端矣自鼂錯建策募民耕墾下爲屯田之始趙充國將吏

士屯湟中則屯而兼營矣後世行營所在率仿屯田亦曰營田大意相同特耕者有兵民之異前明列置軍衛就衛立屯專主漕運而已要而覈之其爲田不同有在邊地者如兩漢之輪臺西域唐自振武雲中至中受降城是也有在腹地者聚祇任峻鄧艾屯陳許淮潁之田何承矩李允則屯滄景雄州之田是也其爲耕亦不一有募土民及謫戍卒人矣有將與卒分田而治矣夫田於邊地奪彼肥饒取我曠棄以資戰守以省轉輸利爲上田於腹地必我強於彼兼有良將且耕且戰乃得積聚利爲次將卒並耕殖穀必廣一遇寇警或燒或爰則得失常相半也徙民往耕足以供軍室廬牛馬事須

官給則勞費不勝計也大約行之軍爭之秋良將禦於外良吏督於內事權一而思慮精則弊不敵利行之無事之際冗蠹伏於前腴削乘於後文法多而曠怠啟則利不敵弊此其大較也今者寇難略平兵戈蹂躪之區死傷流亡靡有孑遺三秦兩淮閒往往數百里爲邱墟皆昔日膏腴上產也此非議興營田之時乎願言之甚易爲之甚難何者限田定賦法立弊生有經界川渠城堡井竈田器倉庾之役有守望追胥獄訟簿書之役有撫循安集勸課督促征斂之役凡此非賢能吏莫能任況猶有阻撓牽制之相隨也乎又有甚者急近功務紛擾貪汙賦張虛額恐良法適以厲民世且謂營田不

可復行將奈何不知其要惟在得人而已夫營田之善不傷財不擾民無曠土無遺利其濟軍國甚鉅方今時勢猶易舉行賢於推稅算縉遠矣是編蓋三致望焉誠繹其微意得人以任之有百利無一害也明甚故曰藥一也或以延年或以速斃車一也或以致遠或以憤輟雖有治法尤貴治人獨營田也乎哉

意劬詩序

意劬之與予論詩也蓋因新城陳懿未云意劬客衡陽時時爲詩示懿未懿未曰子有師資近在螺洲盍往質之於是歸而挾所爲詩謂予且致懿未言予覽其作頗浸淫於兩漢樂

府及淵明氏心異之自此意劬有作必示予就棄取積十餘年而意劬所業益高久之以瘵卒其先世自吾邑徙居臨湘一門羣從十餘人皆敦樸好學意劬始受知於江右劉穆士大令邑試冠其軍補弟子員恒從大令游偕往衡陽大令沒乃歸里家故力農耕入粗自給已而江漲蕩其室廬田園苦潦不能飽半菽乃始奔走衣食又多骨月死喪之戚母逝弟天子復多殤累舉不得意亡何粵寇橫江上土賊蠭起驚悸避匿屢頻於危比亂定入門則衣糧掠盡遂爲竄人竟以是得幽憂疾至不起親老子幼魂魄遺憾親識莫不隕涕蓋士之窮未有若意劬者其性情真摯外簡率而中方鯁避遠流

俗不妄交接好山水登臨不倦尤耽野趣遇林風澗月釣磯
樵磴率爾獨造流連忘返生平誦力畢萃於詩當其運思落
落然遺棄萬慮騰蹕八荒銳若鷲擊靜若魚潛伐山於棧絕
梯危之表泝流於驚湍怒洑之中凌虛瞰險不避顛墜及其
既成則又渾茫回合沈厚雋遠無復鐫刻之迹至於哀樂獨
到真機發露悱惻忠孝與國風離騷有隱隱默契者非世俗
人所爲詩也哀意劬者咸謂以彼之才既阨其遇又奪其年
詩能窮人於是益信夫子亦哀意劬者求其故不可得則爲
之變其說而謂爲不盡然窮達在命不在於詩世閒窮士豈
盡坐詩哉且夫天畀意劬以窮蓋不啻黥之剕之桎梏之矣

不自息其黥補其劓解其桎梏方且覃思苦吟日夜不少休以滑其和以搖其精是助天之黥之劓之桎梏之也欲求長年誠不可得然而黥劓桎梏之者天也助之黥劓桎梏之者亦天也榮華壽考終有窮期與使富貴而輕等塵埃孰若坎壈而名齊金石天開摧折者命所得制也倜儻卓犖必傳於後者命所不得制也意劬不爲詩遂免窮耶不免於窮且無聞於後所喪不轉多耶屈之於生前而伸之於身後則吾謂天於意劬未始薄意劬與其同邑沈君浴吾同受知穆士大令年與才行相若窮亦相若浴吾前意劬一歲卒始予得二子謂風雅可復振不意相繼早凋也久不忍序意劬詩其諸

弟屢來請執筆詮次不覺泣然

楊性農詩序

往歲計偕與楊子性農論交都下兩人者皆喜言詩喜言才
俊喜言經世事願楊子資稟高讀書多予不逮也久之楊子
通籍金闕改官郎署以假歸比歸而亂作楊子用兵法部伍
其鄉人藏謀代謀威讐狼獾不敢正目窺其境予乃轉徙竄
伏僅而得免常以孱弱媿楊子今年楊子旣序予近詩亦邇
其近歲詩屬序楊子之詩竊然以深夷然以遠超然以雋博
辨淵頽逸宕警健予不逮遠甚然獨能言其爲詩之意夫楊
子不能有爲於當世而有不能已於當世之心於是載而之

詩意將使味之者愀然思歟然感有能拯顛隲之患導隆平之軌者乎卽不啻自爲之矣此楊子爲詩之意也今夫禍亂之成非一日也其始之潛伏萌生者不及救矣至於潰裂四出泯泯勢勢回適而靡定也然亦未嘗無救之之術可藥而治也可懲而戆也患在遭時任事者懦且狃焉不能早悟而禍亂以成至於終不可救然使有深識者介乎其側爲之反覆諷諭咨嗟涕洟呼寐者使寤導迷者知津彼將聽聞倍悚忽發其悟相與奮然破積習運智勇舉綱維與人心撥而反之正禍亂可立消安攘可立覩吾見篇什所感動其功且與回幹元黃澄清宙合者等嗟虜楊子不能已之心載而之詩

者其不以此歟予嘗聞楊子主用鄉兵之議其後自爲之果效讀楊子詩勿第於詩求之當於意求之得其意而見諸用效可踵至不獨鄉兵一事爲有驗也予亦無能有爲於當世抱不能已之心又略與楊子同因論其詩爲發明大意如此
蔣秋舫先生詩序

天下曷爲治乎成之自州邑始天下曷由亂乎釀之亦自州邑始今天閭里所以有歎息愁苦之聲者旱潦無時而徵斂太亟也鬻子女捐溝壑者相望噢咻寬卹之不務反從而追呼焉鞭撻焉彼飢疲者蓋騷然不安矣是亂之萌也然而非盡令長之咎也大府惡以災聞惟催科是督令長救過不遑

莫敢以灾侵告者其賢者不憚力陳民困無少諱匿夕上牘而朝逢怒矣朝上牘而夕被劾矣代合繼至敲朴搜索又益甚焉幸未激變而民之怨毒深入骨髓日甚一日不離爲大亂不止於是賢者慈仁惻怛之懷鬱不得施則退而采其見聞發爲歌謠反覆告哀雖無救於流亡然讀者往往泣下若元使君春陵行之類是也嗟呼方鎮禁州邑上灾狀而以急賦調爲先孰知夫蘊崇至十數年後大盜揭竿而起得藉爲口實至舉倉廩積儲盡委之焚掠乃始思良吏不可得也此柏心所以讀蔣秋舫先生宰通山時苦旱鄉征等詩不禁失聲太息也先生始以獻賦行在所知名爲令書下僑居鄂

渚獎訓才俊門下士多入詞垣持使節而彭子于蕃尤以功名終始獨取先生遺詩一再刊之以柏心曩嘗編校屬序簡端先生詩精鍊溫厚步驟古作者其述民間疾苦肫然循吏之言也嗟乎今天下州邑往往苦兵殘破凋敝視先生時百倍矣主持政術者若擇令長慈仁惻怛如先生輩落落布之四方庶幾可以撥亂而致治哉

雅雪園詩鈔序

曩值宣廟之際湘東才流稱詩者輩出皆卓犖雄偉一振積懦柏心咸從之游若同年生新化鄒子諮山其一也嶺西變作烽烟犯潭州其時邦人士或奉詔治師或登壇仗節

或贊畫軍府戮力一心乘逆鋒而折之殄剿凶渠收復境土
轉戰逐北於數千里外威名屹然與皇甫嵩陶侃周訪溫嶠
埒下逮膠序章縫田閒椎魯亦慨然修戈矛纓鼻胡合徒應
募袒跣搏鬥前無堅陣使鯨鯢逃遁救死不暇疇其功賞致
身方面及將校者指不勝屈於是海內推武略忠節必以湘
東爲冠蓋嚮時操觚吟詠之徒往往起應折衝干城之選罕
復畱意聲律間矣獨詒山鄒子守道林泉諷稽古今不少懈
沈思孤詣行歌空寂寥曠之境萃其力於爲詩夫詩雖空言
無補然小者理性情大者述治忽發揚忠孝根柢仁義此與
立功立事亦何以殊且作者特不遇耳使出所蘊蓄以文武

表見豈遽出同時諸公下哉今觀鄒子詩大抵固而守之欲其質博而積之欲其厚曲而導之欲其遽至獨造處入理尤深竊嘗觀自古詩人善言理者莫如陶杜次則子瞻蘇氏陶杜以無心合蘇則有意爲之此其所以微不同耳鄒子之詩過人處在善言理殆欲化蘇氏之有意上合陶杜之自然於六義本旨無戾也詩人而能見道豈易得哉世之談者舍理言詩不入流蕩則入傲僻宜其與鄒子逕庭也嗟乎曲士之論不足語於大道也蓋已久矣鄒子刊其詩屬序於柏心旣論次之因發明其大指如此

邊袖石健修堂詩序

邊子袖石與柏心先後入長洲侍郎陶公幕陶公嘗語人曰
吾於燕楚得兩奇士旣而兩人者比歲並牒進登於朝邊
子獨用才名入踐石渠由是納交恨晚得盡讀所爲古今體
詩踰年柏心假歸邊子猶栖栖金馬也未幾粵賊起東南大
亂烽火逼大河南北邊子以其閒典試擢給諫褰帷持節海
嶠藩翰矣先是邊子涖申陽梓所箸健修堂詩寓書招柏心
商榷屬爲之序不果往乃取梓本貽示復徵序焉讀旣卒業
則爲之述曰詩之肇興盛矣哉然其傑者代不數人邊子其
預於此數者乎挺忼慨悲歌之地天性亮直受才俊拔淹貫
典籍神解超悟自束髮逮中歲起繩齋至方岳篤好爲詩未

嘗一日輟其後觸於朝野多虞人才用舍凡所以摠忠款宣
憤懣者一寄之詩夫古有仕進而才退者矣有愁苦易工懼
愉難好者矣何邊子貴而治詩獨勤且工也今夫悱惻忠孝
貞亮耿介之情結於內不可得而變也榮枯得喪通嗇顯晦
之境乘於外百變而未始有定也世之爲詩者役於外以搖
其內非才有進退乃心有移易故爾邊子視榮遇若儻來適
適然不知其可喜忽歌忽哭惟導吾中所欲言者無使堙鬱
故其高者抗霄漢閎者包宙合雄者撼山嶽而清淒婉切者
若風雨夜鳴絲竹邁進也較困約時每變愈上是非有他也
積於內者日已深固外至者莫能奪焉且名位彌崇旨趣彌

近澹泊纏綿骨肉悵望休泉始末不渝初志以是知邊子襟懷遠矣雖他日身繫安危勲名蓋天下其澹泊猶之今日矣蓋古來豪傑名世之流駿功茂實海內望之如虯龍乘霧虎豹之顧盼林藪變化神威不可揣擬而若人者冲情遠志蕭然無與謝太傅功高百辟情在一邱非其儕與宜乎謀謨之淵深而宏達也然則讀邊子詩推其胸次殆未易量也已柏心老矣將訪舊梁園相與尋高李吹臺以展契闊顧念曩者並辱名賢賞契邊子方以股肱夾輔令聞流四國出其吟咏猶足爲昭代詩人之傑柏心則居然一禿翁牢落無成如往日也以是停車久未發序竟益默然內愧云

龔子貞詩序

吾友龔君子貞少而疏俊負狂名君則自謂非狂旣困鄉舉入貲注選得鍾祥邑博大吏以爲狂而罷之君亦負氣歸天下高才之士其慮遠故驗於後其言切故中於事其氣盛故忤於眾兼是三者狂之名所由起也始也驚繼也厭卒也忌而被狂名者難見容於世矣嗟乎賈太傅劉司戶所議論同朝目以爲狂由于載下觀之但見其忠讜而在當時不免於舐排嗟乎此屈原所以流放而申徒狄鮑焦之流所以甘湛淵立槁而不悔者也聞龔咸豐壬子使者募兵襄陽君上書幕府條破賊事宜累數千言使者善之而未行柏心今歲乃

見其稿大異之所指畫如老將當時若用其言鄂圍解而粵
逆已殄於楚矣豈令東南陸沈至今嗟乎誰謂子貞狂者君
近者鈔所著古今體詩書抵柏心徵序焉柏心始交君賢兄
木民太守君猶童子也已能爲警語其後君乃出省兄於金
闔白門因徧覽吳越山水交其豪俊已又出梁宋度虎牢函
谷潼關瞻眺華嶽西過長安登連雲棧入劍閣至成都遂泛
舟涉瞿塘灩澦下三峽而哭兄於吳會乃返里門落落然以
廣文騎馬到官則惡奴方熾扶攜竄伏僅乃得脫竟以罷歸
跡君生平大抵貧窶羈旅水潦兵戎之日居多其爲詩蒼涼
沈鬱與境相稱木民以才人爲外吏收華太早而君晚出最

勁筋骨強而風格峻雖被狂名至其詩則無有能謗之者柏
心觀君才識堪濟時用卽君亦激昂自負非僅僅空言表見
者迄不得展盡斂而洩之詩誠可深惜然近世隆隆貴顯者
忽焉滅沒旣不足挂牙齒閒卽二三卓犖雄駿之流以文武
拔起登壇仗節或不幸橫尸裹革化爲殘燐供憑弔者之唏
歔攬涕獨君以支離散棄之身優遊井里嘯歌自得未始非
幸且君雖未嘗用世尙得狂名使其獲用以狂取忌也必矣
是天以佚君者全君也然而世有識者則決不以君爲狂

張瑋公詩序

竟陵三詩人皆柏心執友也孝長詩雄豪以氣勝者也子重

詩質厚以思勝者也瑋公詩善往復纏綿獨以韻勝孝長爲人英岸俊偉不屑小節子重沈寂頽放瑋公醞藉恬雅渾渾無町畦與儕類處能扶其長而化其短人尤睨就之瑋公稍長於吾輩皆弟畜之自成童後才藻瞻逸名噪甚受知鮑侍郎朱文定兩提學最深見者驚爲嚴徐東馬復出然僅以選充優貢用博士官注銓久滯鄉舉晚乃得南漳邑博任滿謝歸不逾年遽沒君詩秀逸雋遠情興婉愜此殆得於所性又益以閱覽博聞始也浸淫魏晉三唐旣而汎濫於樂天眉山劍南諸家善體物情宛轉比附葩華布濩而神味恆溢於篇章之表其標韻獨勝當瑋公壯盛之年俊譽初馳同時里閭

中所與比牒並名者或往往掇魏科躡侍從入珥管彤出持
英簪聲華赫然播遠近瑋公顧頻歲栖栖逐隊鵠袍中蹶蹢
塌翼者屢矣論者皆代爲咨嗟瑋公則夷然如故肆力鉛槧
不少輟俯仰無幾嚮時雄飛高舉之倫次第凋謝榮名華秩
如槁葉飄風矣獨瑋公齒宿才新覃思深造挺然爲霜後之
松然後知通華貴顯特須臾事耳無足據者未若文章德業
韜之彌耀鬱之彌光造物畱以位置賢哲不輕畀也瑋公得
之無恨矣孝長子重先後逝歷數年瑋公乃沒沒而其嗣君
作牧鈔所著角山詩請柏心序之生平執友淪落盡矣塊然
存者僅柏心耳惻愴不知涕之何從也操筆不忍下者久之

孝長往爲予言瑋公少時能爲蘇長公之文下筆數千言衰
衰不休旣而棄去乃趨駢儷本治經訓暮年尤好易得青田
端木氏易指而善之益加推證長於陰陽卦變殆欲續漢儒
費氏京氏不傳之秘時時爲柏心言之柏心不喻也同人亦
莫能解者惜未見之論著爲長短樂府極肖南宋人語工晉
唐人書飄忽變動矯若龍蛇皆不論獨論其詩

李季眉觀香室詩序

季眉者湘陰李文恭公之介弟也年五十始爲詩其歌行雄
奧自退之入近體興到卽書則又清婉流逸如夢得隨州編
爲若干卷介余子旬甫授柏心命序諸首簡不敢辭則爲具

論焉季眉以名諸生逐隊銀袍中七應舉不得預解額當是
時一門鼎盛昆季及羣從子弟躡金門秉節鉞勛伐文章擅
天下盛名季眉獨踳蹬不遇於是棄去帖恬放意花竹泉石
好聚百家圖史名人墨蹟日與四方詞彥勝流觴咏爲樂眾
皆以嘉遜目之及粵逆起圍潭州乃始慷慨出助乘城圍解
輸財佐當事營戍臺戰具雖毀家不惜文恭公旣薨則奉太
夫人避難山中誅茅築室往來村氓野老閒安之若素遇荒
侵取困粟贍流亡凡戚黨交游以緩急告或待以舉火應之
如響其詩尤多感愴時事忠憤壯烈語衆又謂志濟當世不
類巖穴中人竟莫能測昔者晉驃騎將軍何充之弟準高尙

不仕人勸之則曰子第五之名何滅驃騎夫生於貴胄而雅志栖冲可謂難矣然特逸民之一節耳斯世斯人何賴焉若季眉者安平則踐孝友危急則先君國非但山林長往之士殆以有道仁人而兼豪傑開濟之懷者也嗟乎人固不易知如季眉者孰能測之哉若其爲詩殫精刻苦有過專門舉天下之嗜好無以奪吾詩者欲不工得乎其爲詩之年與高遠夫同獨未得致位方鎮夫季眉特不欲仕耳以其才與志誠得藉手柄用豈出東川節度下者然竟能以詩成其名則固駸駸與達夫並轡爭驅未知孰後先矣

坦夫制藝序

柔多曲剛多直柔多闇剛多明古之豪傑開濟功名定宗社
危疑決羣議是非辨人才賢否皆非剛莫之能任吾友平子
坦夫其近於剛者乎坦夫少以文雄賢序中老宿皆斂手避
之性耿介倜儻究心鄉里利病尤嫉夫罔利蠹民者嘗忿邑
子輩朋比侵緡錢敗隄防訟之不勝徒步走京師伏闕擊
登聞鼓事得直羣輩卒抵罪而坦夫亦削諸生籍論者咎坦
夫以剛敗予不謂然夫以一介士激於鄉井淪胥不憚出身
發羣邪之覆雖間關犴狴曾無撓色其節壯矣使其入官禁
近必不以阿唯隨公卿後出奉使命必慨然有攬轡澄清之
志予方惜坦夫困於卑微所以用其剛者猶有未盡不意世

之反以爲咎也且汲長孺宋廣平古今號爲剛者皆保令名
曾不聞其以剛獲咎也嗟乎惡直醜正往往重繩豪傑不至
舉世趨於脂韋嬖媚不止則坦夫之獲咎也固宜坦夫旣久
摧挫則益讀書守道礪節講求水利欲登閭黨於衽席其好
剛卒如故然亦垂垂老矣今年春過予出所爲制藝屬論定
焉予非工此者特頗能辨之今夫靡曼其詞支離其旨以輕
滑輒熟偷合取容者察其文知爲柔佞人也磊磊落落反覆
事理直抒肝鬲雄暢昭晰者察其文知爲剛毅人也坦夫文
近剛毅與其人稱其爲雜體詩亦類是予心重之旣已品隲
因并論其生平嗟乎古有舉胥靡脫棠臯徵召拜命起自徒

中卒爲將相名臣者惜吾坦夫不得與於湔祓拔擢之會也
傅虛谷遺類集序

理者衷於是而已有是則有非者敵之有似是而非者淆之
將求理之是則莫如以辨然辨之既力則不憂其敵而憂其
淆夫理無兩是其非者吾以辨析之其似者則有不勝析者
矣不勝析則是終不定理之明者且將晦然則奈何曰約眾
辨而衷之於是焉斯定矣宋儒爲學主於窮理理至宋儒始
大明然而天下之辨者益自此起何者其名甚高其門徒甚
盛名高則相爭徒盛則相託此猶不足憂也惟其一二粹然
大儒同時同志或各就其質性所近與其學所從入者著爲

論說羽翼聖經皆衷於是然其立言不無同中之異大抵起於各有所見與有所矯而其後遂不相入兩家門人彼此互詆若一姓之子同室之人而互操戈矛至明代諸儒分曹角立猶兩家之說也於是理之是者迄無可定然試取兩家之說平心潛味之則其說未始不互相通未嘗不可互相救皆足以羽翼聖經而衷於是者也特不能如聖言簡易故末流遂生枝葉耳江陵傅子虛谷讀書窮理數十年取宋明二代諸儒緒言反覆證析得其相通與相救者不惟其同與異而惟其是著爲遺類集羅列眾說附以己意持示柏心且徵片焉柏心固陋未嘗從事德性精微之學然心知傅子用意之

善能使諸儒眾說合同而化歸於羽翼聖經壹衷諸是諸儒
有功聖經傳子又有功諸儒以辨息辨互相通也亦互相救
理之是者庶幾於茲編而定矣乎

蔣節母冰清集遺稿序

王子讀蔣節母胡孺人冰清集遺稿而悄然以悲也世之言
者吟咏多才非女子所宜夫天予以才猶卉木有花萼禽鳥
有文采珠玉有光輝夫安得遏之使不露耶聖如尼山所錄
國風大半出於閨幃未嘗以爲非所宜也豈獨國風哉後世
樂府歌詞若寡鵲團扇烏夜啼諸篇大抵皆出女士而歷代
才媛多以文藻揚芬竹冊雖境有哀樂言有質文但其發乎

情而止乎禮義則大者可以扶名教維倫紀次亦可以宣鬱
伊而述悽愴蓋才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充世俗之說不過謂
易以損福豈知庸庸之福過如飄風持以與艱貞大節貫金
石不可磨滅者相較榮辱輕重果孰優而孰劣耶孺人母家
爲吾郡江陵胡氏號爲科名望族蔣亦門承仕宦結褵十稔
而夫子赴召玉樓孺人號泣撫孤長子爲燕朋所誘盡蕩其
產以沒幸次子能遵慈訓克紹儒業孺人自婦居後貧困殆
爲異常至冬御絺綌飢噉糠覈然絕不從姻鄰稱貸憂愁煎
迫則賦詩自解集中所傳是也竟佗倅以終今觀其詞危苦
悽厲至不忍讀而骨益堅節益高幽光孤焰炯然與霜月均

清孺人所處殆亦如名人賢士懷才負異卒歸於坎壈摧折
絕不蒙造物之愍惜嗟乎造物擇千百巾幗中獨賦孺人以
才可謂愛之重之者矣而坎壈摧折曾不愍惜是使才常絀
而世俗之說常伸也則真可悲也矣

卷之四

七

卷之四

百柱堂全集卷三十六

監利王柏心子壽著

贈姜曉村大令序

令一也而壤不同壤有狹有廣則廣者難壤一也而途不同途有僻有衝則衝者難壤與途一也而時不同時有豐有歉則歉者難三難畢萃疊因之以奇災薦飢積儲竭於庾緡錢罄於庫版築販貸內外供億百端千緒交輳而彙集當此時吏雖號精強亦莫能稱治辦幸稱治辦焉難矣不唯治辦而已又進爲循吏焉則難之難者矣然語循吏者必至是始見此無異術焉守莫先乎廉心莫尙乎仁行莫要乎恕其才智

又足以運乎三者之內而周乎四境之外則非一切治辦之吏而眞所謂循吏也已道光己酉春曉村姜侯來權江陵洪潦之後淫霖逾半載跨江而南距漢而北西亘陰湘城夏水貫其中境皆翼以隄侯親督畚鍤且築且捍役甫竟旁邑告潰流民駱驛至者數萬境內麥禾亦敗民搥蕘藻食且盡旦暮就死地侯亟白臺使者及太守捐金爲倡募商民得錢萬有六千貫乃資遣流民其境內飢黎爲分鄉給撫民始慶再生云先是侯見災象成則削牘上大府請緩漕賦至再三卒如所請時民之愚而悍者相聚叩富人門索糧勢洶洶江湖盜起劫米艘奪客裝橫甚侯薄懲民而重繩盜皆解散道路

以清陰湘城隍者因岡勢遏沮漳外鄰當陽東西利害視決
塞前令尹時民爭隄斃於鬪者廿餘人久罷不築侯按行徧
爲警曉捐錢卹死者卒築之已復於隄外建石閘岡斷處輒
絡以隄由是東得保障西獲宣洩兩邑民交利焉此其顯顯
大者餘如育稚嬰瘞道殣置丁壯核戶口葺治祠宇書院試
館公廨橋梁凡賓客之往來承事之取辦無闕乏焉又以其
間決訟獄如神在極難且困之中行之沛然若有餘力而尤
能以潔已自持嗟乎可不謂循吏哉夫兩漢循吏所至無赫
赫功彼未嘗邁其難且困故也今侯於茲邑庖代耳不以傳
舍視之處號呼危厲財賦匱殫之會力行惠政多至數十百

事皆卓犖可傳此其本之以潔廉仁恕濟之以才智功過古人遠矣柏心以旅客淹留伏窺側聽得之最真嘗親見侯手自草牘爲民請命語至沈痛不覺涕下承頤侯亦時相過訪救災事宜往往虛衷采納蓋其忘身拯民出於至誠如此視事未滿二載以受代去旣惜侯之不得爲茲邦留會 上新卽位有 詔中外推薦賢吏竊謂如侯者宜裒然登首舉因臚列政迹之大者著於篇爲侯贈行冀當路聞之采以入剡章侯誠得超擢進用如趙清獻富文忠秉節居方鎮推潔廉仁恕與其才智用福吾民又將有什伯倍於今茲之功者在送黃子壽太史還朝序

黃子子壽爲有用之學者也自七略九流晷緯圖經無所不
究覽工爲文章尤於古人經國庇民救時振恤之要皆反覆
推驗而得其所以措置之方弱冠舉進士擢史館 天子方
嚮用詞臣內則公卿外則岳牧直旦暮可掇取黃子之學其
必見用也明矣退然以爲未足則請於 朝與其兩親脂車
秣馬自燕之豫之楚將泛舟長江過豫章皖城浮游吳越望
金焦海門涉河淮汶濟歷齊魯之邦然後北首燕路王子者
黃子之同年友也遇諸鄂黃子謂之曰何以贈我王子曰子
有是役非徒僕僕焉走山川盛交遊而已將進求乎經國庇
民救時振恤之要者也今夫三齊者天下之吭豫州其腹而

東南財賦又天下所倚以爲命者也齊豫不逞之民往往以武犯禁大河南北轉徙就食東南數行省又困於漕輓之迂滯禺筭之耗減重以治河治淮歲糜大農錢無算當此而議濟時蓋其難矣豈事勢相激流極使然不足怪與毋亦憲度未肅恩澤未下究不講於彊本節用之術而法令牽制之已甚乎夫天下積習所趨及其偏重雖賢智亦莫能轉然而弊深矣不能自轉也法亦不足以轉弊也則仍恃乎其人爲轉移今夫中流而遇風波善操舟者張帆理楫則瞬息濟矣輕輶奔馬上下峻阪王良造父馭之則馳驅如康莊矣是故有張敞虞詡之方略而姦宄不敢發也有趙抃富弼之精密而

民不知菑也有韓滉劉晏以主度支轉運則太倉有餘粟左
藏有餘緡也此非恃人之明效乎頃來東南重臣皆賢知君
子邦人士之僑傑者多能通達治體吾子往遊其地相與上
下議論又證以目之所盱衡意之所籌度必有得於救時振
恤之要比其還也擇所最急者陳之爲論思獻納而儲其大
且遠者於胸中爲他日措置之本若是而猶有未周於用者
則非學之負子而子之負學吾子當不其然聞黃子尊甫吏
部公母太宜人年皆五十矣黃子珥筆於朝稱觴於室不以
身之通華譽望爲貴而以學之能用於世爲貴居子與臣之
通義也舍是無可爲黃子贈於其行書以貽之

送馮展雲學士使畢還朝序

馮子奉 命視學楚北前後閱五稔其始至也寇氛方熾長蛇穴於會城支郡淪沒者且什之五久之次第克復乃徧行按試當是時士困於俘掠奔竄絃誦幾廢井邑荆榛風鶴頻警他人處此恒怯擾攘不暇他及馮子獨從容鎮定校藝甫畢輒進諸生誨之以文章體要與立身大節所至詢先代賢哲遺事搜訪巖穴才俊其風概如此馮子早慧且早達以文學清介進結 主知顧所自負恆在經世大略目見羣盜縱橫民困鋒鏑輒思乘障荷戈率先壯士爲 國家除殘刷恥不爾則持節一方整肅憲度籌閭閻利病亦得藉手有所建

自今乃復歸 禁近論思啟沃遊歌卷阿之間無事以才猷
自見矣馮子志終在於匡濟卽柏心亦以爲他日肩鉅任者
馮子其人也抑孟子有言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
也有志經世者何獨不然今夫君子之濟大功成大名者何
恃乎豈不在剛與明哉能勝天下之重者莫如剛剛則物莫
能靡焉可靡非剛也能決天下之疑者莫如明明則物莫能
淆焉可淆非明也然而時有至於靡焉淆焉者何哉挾質以
遊自信太過客氣與矜情交起相乘而私乃緣隙中之剛不
可靡靡之者私明不可淆淆之者私私非外至實召自內夫
剛明者奇傑之異稟庸眾不敢望也及其靡且淆焉則負咎

適與庸眾等寇平仲之剛卻敵澶淵而晚節傳會天書李長源司馬君實之明而薦宰相也舉董晉竇參不及陸贄議設法也拒范純仁蘇轍而悅蔡京豈非靡興清之過歟是故君子將欲用吾剛明則必不敢自有其剛不敢自有其明兢兢焉日加省惕而操持恐失外之通塞內之好惡舉無得奪吾夙守者然後剛明之體全起而勝天下之重決天下之疑沛然而有餘此之謂先立其大今馮子蓋有剛明之異稟矣願積而養之益全其體未有大者既立而小者尙能奪也吾聞友朋之誼長善而輔仁非樂其相譽也而樂其相勵馮子行矣柏心僻處江介不及送輒書此語爲贈

送張海山司馬謝病歸田序

同年張子海山司馬宰江陵甫三載且薦擢矣俄而引疾陳牒乞歸柏心適來郡途遇耕者歎於隴商旅喟於市士之秀良者相與輟誦習而咨嗟詰之咸曰惜吾張侯將舍茲邦而去也柏心曰貴邑賢侯曾鋤大姦擒大猾乎薄征散利而弛刑乎有赫赫之功與譽乎曰皆未聞也然則同聲惜之也何故曰吾侯不喜爲名權又有所限所可窺者侯之意而已侯未嘗廢催科也然期會至矣惻然有寬恤之意焉侯未嘗廢鞭朴也然爰書至矣怛然有哀矜之意焉侯所得行者意若有所慰焉所不得行者力請之又不得行意若有所失焉侯

之意煦嫗於吾民無窮吾民之眷戀於侯宜亦無窮也柏心喟然曰古有是人矣其高子羔宓子賤乎張侯近之矣夫惠民之政膏澤未下也而意已淪於肌髓殘民之政擊斷未施也而意已憯於刀鋸民至愚而不可欺至柔而不可勝也於上之人往往略其政而窺其意今使羅氏入林獵師入山匿其罟網畢弋之具而已鳥驚獸亂矣知其有掩取之意也若使童子過之則鳥馴獸擾自若也知其無掩取之意也侯之意民既已望而喻之感而懷之矣春至而層冰釋焉雨入而萌芽滋焉又安取異績者爲因語於眾曰世難未夷當途亟求循吏如侯者必不聽去去亦必再起且侯自不忍憖置斯

人也諸君何悵焉眾聞是語也相與懽懽遂揖而去既至城見張子具述之未知張子果以得去爲樂耶亦尙有未能恣然去者耶

送張生繼堂遊閩序

明江陵相張文忠公有裔孫曰紹先其字曰繼堂嘗與其同邑林立甫太守皆從予游徐州張公帥楚以才辟立甫起諸生率師大破賊今宮保湘陰左公時在幕府尤奇立甫左公故慕江陵相爲人又聞予言繼堂諗其貧曾分橐金貽之立甫後戰死沔陽里雲口是時繼堂始補弟子員益知嚮學立甫有子履賢貧不能自振歲荒鬻其田且盡以死事孤人尺

籍伍符弱不任弓馬予見之爲流涕勸以入閩自歸於左公
然念此子單羸辦裝無錢道遠不能自致沈吟久之策無所
出會繼堂來語以故則慨然曰紹先頰首牖下不涉名山川
不見當代豪傑與井蛙何異請作閩游謁左公用開拓胸次
且挾履賢偕行力能護視之提撕訓誨之膏秣屏履胥能任
之先生謂何如哉予初疑其謾語審知不妄乃驚喜曰高世
之行豪有力者尙多難色子囊人也而能行此吾不憂林氏
子矣旣擇日就道則爲序以進之曰子欲觀當代豪傑則左
公當之矣吾聞觀豪傑者不於其末於其本今夫左公自賓
客致節鉞擔圭析爵赫然與古耕築飯牛奮擢卿相者比可

謂極遭遇之奇矣登壇決策則鯨鯢百萬褫魄亡魂望風折
北委軀於礮斧廓清者數千里而遙武以靖之文以柔之天
子倚之爲股肱四海推之爲方召此又世俗所震眩而驚歎
者也然而猶其末也吾試爲子語其本之所在機智運於先
剛毅持於內以其敢決者斷而行之譽不爲喜非不爲懼歷
險巇盤錯如康莊視勳名富貴皆儻來也斯則所謂豪傑之
本已子之先文忠操是術謀謨廟堂今者左公亦操是術經
營四方迹雖異而本則一舍是未有能成豪傑者子往矣持
吾言驗之可以得豪傑之真矣履賢童稚驟未解此嗟乎令
立甫而無死左公或樂引爲豪傑之亞哉

吏道一首贈劉坦衢大令之官直隸

劉子坦衢筮仕畿輔語王子曰予闇於智偏於慈性又傷直
三者皆予之短也於吏道非宜子盍有以規我王子曰如子
言是子之長也短於何有老氏有云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夫
民之智不可勝也而求勝之民亦挾其智求勝於上以智召
智復以智防智是迭相勝也又奚以智爲所求乎吏者求其
愛民也是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
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威
嚴之積不勝其酷慈惠之積不勝其和患不能慈爾慈非所
患有理勝之直有氣勝之直引繩批根盡言以翹人過此負

氣之直君子弗尙也直當於理內則可以正己外則可以正人匪直之尙而孰尙乎故曰三者子之長也短於何有子勉之爾矣抑又聞之善爲吏者不虧乎法之中故民知所避知所避故民肅不益乎法之外故民樂其生樂其生故民安感之莫若忠信馴之莫若教化毋以更張怵眾情毋以矯飾要虛譽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廉平之守弗可改也子勉之爲子告者何以進於此哉劉子曰識之矣

贈余旬甫入都序

司馬長卿終子雲其始西蜀落魄之士與濟南孺子耳投袂而獻大人賦應白麟奇木對一旦擁節乘傳稱使者銜命出

國門豈非奇偉丈夫哉余子旬甫聞是風也而悅之囊其所爲詩數千篇北首燕路將希非常之遇或曰布衣韋帶欲望青瑣涉赤墀非有先容者烏能進余子年又及艾豈能效少年輩梯榮干寵哉或曰余子多識長安貴人諸貴人往往樂推轂安知無孔少府張壯武其人力爲汲引且朱翁子五十始富貴未爲晚也是二說者王子皆莫之能定姑以余子之行卜之丹山有鸞鷟栖谷飲泉甚樂也青雲起景風興乘之而翔因是以鳴岐山巢阿閣無智愚皆目爲瑞翠螭絳虬屈蟠泥淖雷雨總至則變化入元閭俊士逢時揚光飛文豈無推於前而挽於後者齷齪鄙生惡足與量豪傑之出處乎哉

於其行也書此以爲贈

治聲一首贈余虞伯

士之哀樂過人者才必有過乎人者也彼其屏營傍徨或悼
古賢喆懷奇不偶或閔閭閻疾苦或有觸於身世所遭羈孤
屢空崎嶇行役其志悲其慮危其言鬱焉激焉愀愴焉若攀
重崖臨深淵懷慄而不敢留其聲激朗壯烈悽乎如冷風浩
乎如驚濤使人案晞霑襟恍若有亡者甚矣其過也然非庸
俗之所得議也古之詩人多有類是者如蘇武李陵曹植阮
籍鮑照陳子昂張九齡李白杜甫之流莫不皆然夫通於樂
被於聲者莫尙乎詩詩之道太上聲依永其次治其偏其次

壹於偏吾嘗綜覽自昔聲歌唯三百篇則五聲成律後世作
者其最精乃中商聲蘇李以還皆然今夫商居陰而用陽天
地之嚴肅氣也古者佩玉左徵角右宮羽商不列焉懼偏也
而後世爲詩其聲乃壹於商嗟乎豈非過也耶豈非過也耶
然而非庸俗人之所能議也商之爲聲必高才之士乃近之
壹之於此又加偏焉則必志微噍殺猛起廣賁氣日增其亢
心日長其驕殆將以性情之故反爲性情害也可不大懼矣
乎雖然其持之則有道矣其治之則有方矣吾聞商動肺而
和正義有屢斷之用焉於時爲秋有告成之實焉若斷之以
義而成之以實其何偏之有伶州鳩曰聲應相保曰絀細大

不踰曰平此治樂之說也是故得乎治樂之說而聲治得乎
治聲之說而詩治得乎治詩之說而性情治虞伯治詩有年
察其聲壹似偏于商者夫蘇李則已然矣於虞伯乎何傷抑
吾願虞伯之斷之以義成之以實而終之以和且平也夫如
是則奚不治焉作治聲

徵尙送陸子東漁隨侍入都

陸子將隨侍入都王子與客往而餞焉陸子曰盍以言爲贈
客曰五劇三條紛華相嫖斯炫惑之徒也願子戒佚遊陸子
曰幸聞君子之教未至是也客曰英俊戾止軫蓋如雲斯聲
利之藪也願子謝奔競陸子曰子方澹然寡營未至是也王

子曰請微子所尙而僕効其說焉陸子曰予離羣而遠適日以去道爲憂且予將求經訓於漢求名理於宋又將斧藻吾詞庶幾窺作者之林三者孰爲先王子曰毅然者道之蹟也湛然者道之通也粲然者道之華也之三者始未嘗不出一源後乃紛紜旁鶩也今天下聰明才辨之流有不入是三者乎比而推之解經者優矣談理次之文詞爲最下然各有所溺而不能返解經者狃于鑿談理者遁于幻修詞者汨于靡彼其所逐者迹也所矜者名也逐迹則離矜名則僞其于道合耶歧耶若夫通識之士則不然有不必徧窺之書有不待盡窮之理有不欲過騁之詞以六藝求聖賢之歸以史傳

求興廢得失之故推之倫紀驗其實參之物情究其變其養而成之也不以旦夕期其感而應之也無累乎純固清明之體其取而用之也恢乎若乃之遊于虛而浩乎若江河之放于海是則子之所宜尚也已羿之射也夜半逐響而引滿焉不如日中懸的之爲審也造父之御也左騊駼右飛黃以凌乎絕磴不如掉鞅莊道之爲安也丈夫處世何患無樹立必規規焉三者是競毋乃聰明才辨之資逐迹矜名而日與道歧也與吾子躡通華之冑遊心過庭之訓才敏而好善誠擇所向積而充之濯鱗奮翼以赴嘉會豈無所自見者昔蘇廷碩之持正李文饒之才略皆以名德勸望世濟其美是在吾

子昂之而已陸子曰善迹雖千里心猶一室請誦斯言循之
罔斁

說稼示劉生

劉生正陽居近阡陌觀納稼於原王子謂之曰子知稼乎夫
厭厭者其性也翼翼者其才也其爲器也襍穊耒耜鉋耨錢
鎛其爲候也自農祥晨正迄於涼風至白露降其爲備也溝
洫川澮其變而化之也糞犬燒薙其成而聚之也倉箱困窖
有一不具不敢期其熟具者爲良農不具者爲惰農稼入良
農倍惰農十歲恆八九焉良與惰均十歲不得三四焉惰農
倍良農十歲不得一二焉此一二者特肥磽雨露之不同耳

今觀其一不入則鹵莽焉滅裂焉甚者輟其穉蓂坐羨乎人之豐蔀豫憂乎己之隕穫皆所謂躁與怠者也夫不趨其十歲恆八九者而竊竊以十歲不一二者爲患豈唯躁與怠又不免於愚且惑天時雖善不爲倦者留其期地利雖饒不爲逸者鍾其美勉爲其可熟以俟其必熟有不熟者事也無不熟者理也雖后稷之於稼亦若是而已矣夫良賈不以折閱不市良農不以水旱不耕物之濟天下者莫如稼然而不善其熟則爲蕘稗不待其熟則爲助長將欲善之必且待之吾未見勤施而嗇報者也劉生曰美哉論稼可通其說於學陽也謹識之矣

贈劉童子序

江右安福劉童子心民者余友庸夫司馬之哲嗣也甫十齡
奇悟絕人自七八歲已能屬對皆經籍成語妙合自然積有
數百聯手錄寄余見者莫不驚詫童子斐然有志索爲贈序
余耄矣智昏學陋視童子媿且畏復何言雖然頗有以爲童
子進者今夫童子者可聖賢可中才可庸人下愚者也童子
而早自刻勵則優入聖賢迥非中才所能望何者鼓其智慧
年力所憑藉者厚也童子而自安暴棄則終淪庸下求爲中
才不可得何者負其智慧年力所搖落者亦易也夫屬對小
小者爾乘人鬬捷誇炫流俗而已進之有詞章焉亦其末也

又進之則有德性有事功萃童子智慧年力專精於此無外
奪無內搖無終怠進則道濟一世退則道成一己其根柢趨
嚮皆在爲童子之時童子勉乎哉昔者宋時有楊大年最爲
早慧然所成特詞藝耳若唐之李鄴侯劉士安皆號奇童皆
身爲將相功施社稷則大年遠不逮矣況等而上之更求希
賢希聖之學耶童子勉乎哉余也白首無成學未殖而時已
晚昔固從童子來也是可鑒矣童子勉乎哉